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

引 碑銘 跋 書 祭文

李延平先生文集小引

國朝
邑人 林潤芝

聞之前人有美而弗爲之闡揚後進之訾也幸
生太賢之里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拜其遺像瞻
其儀型而嘉謨懿行聽其廢闕罪孰甚焉今夫
好奇之士足跡所至務爲探奇索幽弔古求逸
或於窮山莽野荒塚斷碑之下得其隻字莫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

歡呼踴躍飾衍翻傳若夫山僧野老畸人女士
一言之韻亦必羣相酬和共爲揄揚稱爲盛事
膾炙人口騷人墨士流風孔長乃聖賢道脈理
學淵源墜焉弗講抑獨何歟吾邑先賢李文靖
先生者上以繼楊羅道南之傳下以開朱子大
成之統有功聖門嘉惠後學固昭昭在天下萬
世也彼未窺戶牖之士至或以其著述少之嗚
呼亦甚不知先生之道也且夫言也者聖賢所
以載道故得道而忘言猶之筌者所以載魚故

得魚而忘筌論語一書亦門弟子之所述而誌之者也故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昔朱子云先生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亦不過恁地涵養將去故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口自見李先生後學始就平實則知先生之意固不存於著述也明矣卽答問一書亦先生身後朱子追思而手編之者今觀答問中試求其涵養氣象者爲何如其於日用上下工夫爲何如其雖在山野憂世之心爲

何如嗚呼其可以著述求之歟先生之言曰某語言旣拙又無文采發脫道理不甚明亮有曰某文采鄙拙未能輒發一語是先生虛衷與物也人亦遂以是疑之觀先生初上羅先生書灑氣宏辭直與昌黎師說相表裏亦可得其一斑矣自茲之後一意潛心於涵養遂不復留意於文章蓋先生瑩徹無瑕如水壺秋月至其論三綱不振義利不分則又如烈日秋霜非充實光輝而能若是乎予性質粗鄙而多窘束每一思

先生書云如至人家看壁上碑文必俟茶畢起
向壁看看畢又移向次壁看看畢仍就坐其詳
緩專一如此其語侯師聖亦然至如不甚快處
亦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
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予每當此一思之亦
不覺渙然冰釋其語語引人着勝地如此予既
服膺先生斯道每歎斯集之廢闕手錄一編訂
其訛舛分其卷帙廣集見聞貯之笥中擬付棗
梨子友葆初君於從戎之際皇皇於譜牒之是
求乃又殫心於文章理學亟求鐫以垂來禩其
志洵足尙矣予嘉其請而樂觀厥成因係一言
於簡末嗟夫子願天下之讀是集者請弗以文
字求之當求夫先生之所以涵養與其所以日
用處下工夫與憂世之心則幾矣順治癸巳至
長日同邑後學林潤芝延年氏敬書

新建

郡國朝
雷維霈
南豐

文昌宮引

竊唯仰觀天象

文昌之氣似珠俯察坤輿文筆之峰在目延平古南
劍州也地居全閩之中龍勢逶迤綿亘千里收
建邵兩河合襟之水萬山屏張於後九笏秀峙
於前地靈人傑理學科名代有傳人邇年間差
於昔都人士亟思有以振興之因郡城內舊有
文昌宮一座規制木甚宏敞將欲擴而大之又限於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

地度府署東有延糧官衙舊基一片青鳥家咸
以爲吉擬於其地改建

殿閣數楹以尊祀

文昌帝君神像甚盛舉也伏念

帝君以孝友之神仙作文章之

司命我

皇上御極以來崇尚

徽號光祀佑文於

帝君彌加禮焉今而鳩工庀材

廟貌一新歲時月吉聚衣冠而俎豆之瞻
鸞閣之巍峩荷

龍光之赫奕吾知人文蔚起甲第崢嶸當不僅如古
人也是役也董事諸君子皆純正士其經營措
置自能準酌輿情闔郡紳耆當必有踴躍急公
以共襄厥舉者余忝守斯土亦相與樂觀厥成
也矣故樂得而爲之序

重建浮橋引

郡國朝 雷維霈 南豐

竊以除道成梁周庭垂訓乘輿聽政鄭相貽譏
延平府城水東向有浮橋一座嗣因被水冲散
湮廢多年兩岸民人朝夕往來雖有渡船數具
權宜利濟每值天雨溪漲颶風四起溜急濤驚
官吏軍民均多病涉博採輿論咸以爲修復此
橋誠目前一大急務也第需費浩繁爲數約在
千金以上不假衆擎之力難成集腋之功然以
一郡稱便之事合六邑以捐輸措置猶易爲力
至挽橋人夫現有駕渡橋子足敷策應餼羊尙
在毋庸另籌爰集郡城薦紳選舉公正老成首
先董事出簿勸輸毋論在官在民其有樂事趨
公捐貲成美者隨緣樂助請登

台衛 并書願捐數目於右因慶求慶聊分白鴿
芳名 青蚨欲仁得仁奚啻慈航寶筏容俟工竣勒諸
貞珉以垂不朽云

募建王臺鄉經正書院引

國朝知縣

楊桂森

雲南

余奉

天子命簡任南平之次年戊辰春以邑志缺畧八十餘季纂輯考其成夏六月道南書院瓦烈於風籌資建大門修其廢其橋梁塗路並東偏北隅之城郭及城東西延小水門樓堞俱以時修舉冬十一月撥林重太平保福西巖四寺租三百二十石於白塔若村虎皮山林重寺餘東保福明洋當龍堀八鄉立八義學延師課之己巳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

於府署東創建

文昌閣附構講堂及諸生書楹以爲文昌書院夏四月王臺衿耆以街中舊有

關帝廟基久廢請建爲書院乞先定其額余因以經正顏之而甚嘉夫諸君子之翹翹於嚮義所以爲今子弟及後世數百年子弟計者至深且遠也按志王臺分天竺太平資福三里岐爲十五圖得鄉付九十有二王臺本鄉二千餘戶其遠近若溪后王泥墟甲頭埂頭前村高埠羅墩上

伏坑游墩菜元井窠每村皆以數百戶計星羅
碁布生聚於郡西七十里外汀水繞後邵流抱
前雙溪皆滙於沙溪口奇峰巖嶙有萬馬自天
盤紆嶮嶮之觀五代僞閩王王審知於此築臺
爲遊觀地以是得名今廢後土人鋤山偶及其
堆皆磁灰空貯之去十里有王埠相傳卽審知
裔南五里馮尙書之墓在焉宋明以來科甲仕
宦多卓卓者邇來少陵夷矣今諸君子以建書
院請而予重以經正爲額也豈無意乎子思子

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子輿氏曰經正則庶民興
經常也五常謂之人倫倫者人之所以爲人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禽之界爭此幾希耳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倫盡倫之事充其極雖聖人
亦自以爲非止境質言之則與父言慈與子言
孝與弟言恭菽水言歡徐行後長非高遠不可
企及之事也特聖賢之盡道無間斯須而常人
之由道恒多離合則於心之存不存辨之耳是
以十六字之傳統於心十三經之理統於敬敬

非拘束羈縛之謂也動而省察靜而存養不可告人之事不可見諸行不可告人之事並不可設諸心五倫之事人心之理也人心之理天大理也時時以此理入於心時時以此心入於理使心與理合而不使之偶離以此盡孝以此盡弟以此參天地贊化育豈別有他道歟夫理無所不包敬無所不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無大心無外心以內心小心密之無衆寡小大之敢慢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聖人言心言敬皆言所以盡此倫也或曰此成已也成人則如之何曰以己之所以自成者隨時隨地隨所遇之人而誘掖之勸勉之必使人人皆如己之所以自成而後卽安成人豈外於成已歟或曰孟子何以言經正而無邪慝也曰如治病然一身之正氣勝則百邪皆消有教化之責者能興學明倫而正氣勝則邪慝亦無自而乘其隙矣易一陽生爲復一陰萌爲姤天地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下不能盡君子而無

小人坤之初六當夏至之卦孔子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不必逐逐以驅小人但使君子之道長而小人之氣自禡矣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鷹化爲鳩豈別有異術之操也哉余故因諸君子之請而爲之絮言於左指日延師開課或卽以余言爲受業生勵也亦可至書院之設九十二鄉之來學者皆聽之則可以僑拱木於林衡闡鈎繩之筌緒者自必有合衆力而速其成也是爲引

募修七星橋引

邑令

楊桂森

雲南人
庶吉士

南平城西三十里許鄉名西芹鄉之右溪水自
大內石城白塔墉下曲迤大外南州藥邨而出
西芹舊有石橋爲運木者所抵崩予嘉慶丁卯
初履任卽補葺之戊辰夏大水橋復圯芹士蔡
中立蔡中和陳日華欲圖其成請予爲之引予
按詩衛風云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
者爲梁大明云造舟爲梁言比船於水加板於
上卽今浮橋爾雅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倚郭註

梁卽橋也杠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約也或曰今
之石橋子產乘輿濟人趙岐註以爲子產有惠
民之心當以時修橋梁何由病苦涉水蓋橋與
梁皆以石爲基而加木於上故郭氏兩解之昔
呂母造橋於壽張魯班成梁於寇爵晉太元九
年謝元立七桅於呂梁用工九萬太康三年造
石橋於陽渠水用七萬五千人建武中造浮橋
於延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皆流去程工百
萬成功之難也若此西芹東達延建西通汀邵

冠蓋竭來殆無虛日每夏潦秋霖狂溪狼谷怒
其勢望黿鼉而脈脈焉致使大夫方舟庶人乘
洑非策也今蔡生等果能以仁爲己任力襄其
事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善之所積不必爲無
窮涯之願以涉於虛但使隨吾身吾力所能行
者而實體其爲善之念卽仁也邑中樂善之輩
幸不以予言爲河漢也而憇置之是爲引

明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前文林郎睢

寧尹默齋游公墓道碑

明侍讀 龔用卿 晉安

嘉靖甲寅季秋己未劍浦封中憲大夫默齋游公以疾卒於正寢年七十有四其孤方伯君居敬自浙來奔喪卜以是年臘月庚寅葬於吉溪西洋之後岡奉事狀遣价走數百里來請銘將以刻石於墓道以詔來世按狀公諱綸字邦濟姓游氏祖出廣平宋儒定夫先生之後世居南平之吉溪曾祖秀祖廷賜父祐皆有隱德以仁厚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三

稱於鄉母吳氏生公幼聰穎弱冠游郡庠習舉子業苦學勵行爲文必根諸理道奇氣燁發每試必居優等補廩膳生屢應鄉試不利年四十三應貢入南太學爲司成公所器嘉靖乙未銓授直隸睢寧知縣睢寧淮之屬邑地瘠民疲至則省訟薄賦一意以安養休息爲主歲值旱蝗遍野爲民祈禱設法逋逐之民得以不艱食疲者漸起邑協邳夫歲數千人乃白於郡蠲三之一民賴以不逃亡困者漸甦邑地下濕數有水

患乃令民疏導於河俾復故道民得以不病涉
乃亦有秋瘡痍者漸蘇公暇則課試諸生獎引
後進與鄉薦紳相接以禮未踰期氓大孚化
章聖皇太后梓宮過徐邳有司憚中貴騷急往
往震悼失經多至獲戾公豫處有條事以克濟
滿任六載撫按交獎漕運中丞周約菴公疏薦
於

朝辛丑竟致其事而歸甲辰以方伯君任廣東
憲副考績

恩封於其官杜門簡出非歲時飲射足跡不履
公庭或有請謁之相干廢地之相遺者輒謝却
之性篤於孝友處宗族以和接鄉人以信交朋
友以誠其教子也最有法子二長卽方伯君次
主敬年方髫鬣教之讀書舉動必莊出入必敬
交游必慎作字爲文皆有規範經書或有微詞
奧義親爲講解書敬箴於座右命兒輩朝夕講
誦動以古人遺矩督勵之謂鄉居去郡城且遠
遊學者鮮至非所以居子也遂卜遷於郡之紫

芝里俾親近縉紳先生將有所考德而問業焉
方伯君弱冠舉於鄉連登壬辰進士選庶吉士
讀中秘書授監察御史出按南畿風裁懋著聲
譽燁聞歷任藩臬長佐凡十六七年以至今官
蓋時論推重台鼎之器也公時時猶作書戒之
欲其砥礪名節慎守官箴宣力國家移忠所事
以爲孝子老年猶手不釋卷將終前一日尙爲
諸孫較點通鑑及其沒也子孫咸在側可謂令
終矣配吳氏累封太宜人慈淑貞惠與公比德

先四年卒是生方伯君娶李氏封宜人次主敬
以例貢爲太學生側室田氏出娶楊氏孫男十
一於北邑庠生于廣于臬于畿俱方伯君之子
于東于表于觀于衢于堂于臺于上俱主敬之
子孫女一曾孫男三應夢應陞應薦曾孫女一
予因憶曩時壬辰在京師邂逅方伯君竊瞻其
眉宇知爲偉器及戊戌春默齋公以歲事入覲
獲侍教焉益信爲長者始知方伯君之大有造
就者夫固有所本也是宜銘諸石以昭遺德於

永久乃系以詩曰

游氏之先肇自廣平衍於劍浦世業以亨延
及於公潛心敦古勵行飭躬不忝厥祖睢陽
試政造福於民輕徭省訟不瘠不貧乃浚乃
疏河流匪蕩乃耨乃芟禾黍以暢民有室家
誰其保之民有田疇誰其造之繫公之功民
安以阜視古循良杜父召母勤勞六稔績用
告成飄然遠出早謝榮名左右圖書遨遊山
水移孝事功責成厥子煌煌服命賁於邱樊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六

豸冠象簡日課孫昆福履綏之繩繩濟美高
朗令終哀榮終始西洋之岡山高水長徵文
考德奕世永光

誥封太宜人游母吳氏墓碑

明都察院 林雲同 莆田

予歸自三楚道劍水弔游君居敬母太宜人之喪於廬哀焉予友游君實自南海時鄉情寮誼懇惻周洽每嘆游君赫赫乎聲稱宇宙亦既罕儷矣其承藉誨迪庸有尊公與太宜人耳而太宜人賢行蓋所稀聞今迺弔其喪也顧弗哀哉游君見予益哀久之遂再拜以狀請銘嗚呼其安辭太宜人爲南平吉溪名族吳貢士韶女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七

裴氏也生而端莊少閑姆訓歸副使默翁先生尊卑稱其孝娣姒稱其和默翁勒問學太宜人必雞鳴而起時脫簪珥易異書助默翁學故默翁益肆力於學取友莆陽離鄉井歲餘而家政甚整默翁得無內顧憂年三十始舉子卽游君也一以嚴正爲教無納嬉戲游君生穎敏迥異方童儒試卽高等遊邑庠無事警督嗜業罔倦太宜人猶朝夕戒曰毋荒毋逸毋泛與以慎而身以昌而學以亢而宗太宜人已有子猶虞嗣

才蕃爲默翁立側室生子主敬愛之教之與游君同鄉人稱其賢過人甚遠也嘉靖辛卯游君錄有司明年壬辰登進士上第爲翰林庶吉士太宜人焚香祝之曰兒幸矣願兒益勤益慎以永有終譽及游君授監察御史則戒曰御史言官必無負所學可也乙未默翁貢選睢寧知縣其爲政嚴明方正法行而惠溥民德之頌之固默翁之能亦內助有太宜人爾丁酉

皇太子生覃恩封太孺人己亥以徽號慶典

加恩今封甲辰游公以副使考最封默翁如其官太宜人例不再封累膺

誥勅褒寵殊隆賢德之報詎不顯顯令聞閭里表儀也乎今庚戌三月十八日終於正寢距生成化庚子七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卽游君居敬現任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娶李氏累封宜人次主敬太學生庶出娶楊氏孫男八于北廩生于東于廣于表于楚于觀于衢于臬曾孫男□應夢應陞孫女一曾孫女一將以今

年十二月朔日葬於吉溪之西洋後塋近祖冢
傍云按狀稱太宜人素行貞淑治家勤儉待夫
以敬待宗黨以恩待姻戚以禮待臧獲以嚴祭
先以誠誨子孫以正內外咸秩四德罔愆予雖
未之覩見然而觀於游君也詳矣游君筮仕甚
早而舉止老成無一毫矜詡倨易致位已尊而
操植堅固無一毫因循玷缺見事至敏而注措
精勤無一毫惰慢率易雲同嘗斂衽羨慕而游
君每歷歷告予曰吾父母教若爾若爾予曷敢

弗敬故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母亦視其子
又予屢屢過游氏之門其門庭嘗肅肅如也會
一二長老必舉太宜人教子之言曰爾曹弗他
効効吾游族宋儒定夫公足矣又道太宜人臨
終以善自操行戒諸孫諸婦問以作佛事則不
應嗚呼若太宜人者其深於古傳正學婦道母
儀與太姬文姜何論今昔游君勛庸日茂將爲
國家樹不朽之名而振振昌發如于北輩又蘭
芳桂馥采采未艾山川淑氣固悉萃之矣太宜

人福德如斯宜銘也已銘曰

坤道維貞乃配乾行四德攸全唯宜人能胎
芳孕秀錫祉流馨有美厥嗣邦家之禎以詔
來者宜式宜憑金鑱石勒百世雲仍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銘

明大學士葉向高福州

可齋游公沒且三十年隧道之碑未樹公伯子
醴陵令與先大夫同薦於鄉仲子上林丞與余同
官都門兩世交游皆甚歡上林君則間謁余請
修闕事余無以辭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可齋其
先出宋儒游定夫自建溪徙居南平數傳至廷
賜廷賜生祐祐生綸以選貢令睢寧封中憲大
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娶吳氏封恭人生公公年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十四入庠卽爲郡守陳公所器二十三舉於鄉
爲嘉靖辛卯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文譽日
起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按南畿一意激揚不
避權貴池守某歛令某墨而殘與執政有連人
不敢問公皆劾去之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
誦士羶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
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具疏極言之
其人卒罷去公亦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分
部杭嚴二郡杭俗喜遊西湖天竺之間簪履相

錯遊僧復藉受戒爲名羣聚煽蔽公一切禁絕之時他部有礦役中鎗恣睢爲奸□莫誰何部使者檄公往攝公約束嚴鎗不得□民賴以甦辛丑轉廣東按察副使督臣方有事南交聞公來甚喜引共籌策逆酋莫登庸欵關輸罪公有力焉論功賜金幣丁未轉湖廣左叅政贍宗祿建義倉賑饑民立催徵法以處積逋事事有條再踰歲擢浙江按察使楚人思公不置公旣蒞浙益端軌秉度憲秩大修獄輕重受讞皆得

其情民無冤者屬當大計單車詣闕下諸凡權貴無所問遺畢事歸而浙左右轄之命下矣隨聞吳恭人訃奔歸服除守舊官時倭難倥偬軍儲鉅萬取給燃眉胥賴公以辦有議裁客兵者客兵噪且爲亂公庭諭之立解居浙三年所節縮經費無算比以睢寧公憂去悉歸其羨金於臺使者不私一錢服除補山東其治如浙頃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有平阿堂功阿堂者東川夷酋祿慶之部目也祿慶死子幼堂謀得

其處因與霑益州夷酋安九鼎治兵相攻連歲
不解禍延內郡公具疏請征之 詔下會川貴
守臣議以聞議未上公念兵事宜速築舍無成
遂督兵徑進逆黨斬堂首降邊檄復定而御史
王大任入沐朝弼讒劾公擅興師騷擾內地逮
下獄始朝弼鎮滇多不法爲寡嫂陳氏訟於朝
下守臣問狀朝弼不悛公至則大陳珍玩爲賂
遺蘄寬其事公峻拒之奪其所侵騰越州田歸
之民朝弼已憾公矣又故事調發夷兵非鎮守

符不應公疏請巡撫得兼軍務專調發分鎮守
權朝弼愈益恨屢聳大任媒孽公而大任者分
宜相國私人也當相國柄事時無徙官不謝者
公爲巡撫獨不謝大任揣相國嗾公又爲鎮守
修怨乃決計劾公矣公既逮至朝議稱枉然竟
坐擅調發罪謫戍粵以

穆皇帝登極肆赦恩宥歸田里於是尙書吳公
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章頌公在雲南有功負
冤宜亟召用己巳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北

部尙書闕公輒署篆所平亭疑獄甚多時新鄭相國再起欲甘心華亭以非時考察諸給事御史多所斥逐公間語所善同官曰相國何太褊必欲報素嘗睚眦者且相國何虞乎華亭假使相國能畢慮殫忠功施宗社此乃爲善屈華亭矣新鄭聞其語大不說又聞公將有疏陳中貴擅權并時宰作威狀嗾其門生以年老論公會公疏請羅李二大儒從祀相國從中調旨責其疏語太繁奪俸三月公遂乞骸骨歸時已三年

滿移牒銓部矣未竣事而去去之四閱月卒蓋隆慶五年九月十日也訃聞賜祭葬如故事公生平恬淡簡素蔬食布衣所臥席十年不易漆枕櫛匣皆青衿時物每徙官行李蕭然戍粵日有太學生坐罪進千金幕寮覬齎帑襁進五百金托公爲居間公怒逐之乃公饑死瘴鄉不失作青白吏能若玷乎其雅操潔履若此故雖官爲卿貳家纔具中人產尤精藻鑑在粵在浙在齊三典試事所得士如張煥等皆名流常語

人曰文章不宗六經剝竊子書及良知等說以
希進取將安用乎蓋公學一以其鄉四大儒爲
宗斤斤繩墨見新奇可喜之論蹙如也躬行實
踐蓋真有宋儒之風焉配李氏淑人其先出李
延平宋儒側室郭氏張氏子四人于北卽醴陵
令于廣卽上林丞于臬于畿俱庠生孫男應夢
光祿寺署丞應陞庠生應岱應台應嶽應輔應
朝應琴應奇應吉等曾孫學臯學龍學光學乾
等俱庠生方公逮繫時上林君年十六從公至

今濱死者屢矣其居官清慎與醴陵君皆無愧
家聲云史氏曰予讀國史見公以東川事蒙譴
心竊痛之夫萌芽不伐將尋斧柯阿堂悖逆不
獨萌芽令公不滅此而後朝食滇禍可勝道哉
而當時乃以調發爲公罪斯亦不明於大夫出
疆之義矣要公直道而行兩忤執政不宥其用
歲寒後凋於公見之乎於公亦稱乎爲定夫後
矣其爲御史而力黜新學有以也銘曰
維游之先爲宋大儒溯源伊洛遵軌而趨司寇

代興繩其祖武中秘抽書履方蹈矩乃典柱下
矻矻惠文伏蒲引諍矢志埋輪蹇直自將爲世
所忌一麾外臺諸藩歷試維彼滇南孽夷肆驕
昇公節鉞往戢其囂公秉壯猷用施九伐便宜
興師迅如電發何物么麼敢逆雁行望風殞命
國紀斯張亦有鎮臣怙寵肆椽公落其距載興
謠詠謗書來上天聽遂高幾殆瘴鄉無改故操
維

帝念功乃聖讒口司寇貳卿式咨黃耇明明相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六

國釋憾是謀公也一言如盾如矛知足見幾飄
然歸去三徑依然入門笑語大星忽隕龍劍遽
騰有赫

帝綸賁於泉扃吁嗟世路孰能不靡雨覆雲翻
惟公卓爾百年旦暮孰能久存灰寒飈盡惟公
名尊鬱鬱松楸峩峩幽宅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理刑館明德堂銘

明 徐 階 大學士
華亭

相古之治必本諸身克明峻德以新其民德明
德威民自無訟比屋可封刑措不用嗟今之治
獨求諸刑金科玉條貴踰六經上刑日嚴下俗
滋敝前奸未誅後宄已繼維是二者豈民異心
任德則古任刑則今我維刑官德亦靡類任刑
棄德迂也實愧是用夙夜思勵其愚曰明明德
覲古以趨徙義遠利罔敢懈斃叅前倚衡明命
有赫維欲之動頃刻萬端德昏則易德明實難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七

咨我僚友多士羣吏尙交儆予以就斯志

新建南平縣城隍祠碑銘

國朝

陳兆聲

知縣

城隍神之有耑祠自周禮司民之祭始也前朝封爲監察司之神蓋取此義張燕公祭神之文有曰致和養物助天育人張曲江亦曰方隅是保眈庶是依可知歷代崇祀之深願矣不特此也典制凡有司蒞任之日必先齋宿與神盟始得視事誠以幽明感格捷於影響神旣保障一方俾羣生咸遂而尤以佐顛穹彰瘴之權維持政教蓋民見有司特多巧飾隱蔽而一至於神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八

宇莫不咋舌輸心慚悔隨之此則秉彝之不可泯也而獨於神顯之則神職重矣神之聲靈赫濯寰宇皆然而在南平似更爲不同楊文靖之記曰崇山峻嶺爲郭郭驚湍急流爲溝池是與楚郢之方城漢水可相比擬擅江山之雄爲東南之冠險阨奇麗全閩襟喉故士多光明俊偉先儒之遺教猶存敦詩禮而樂農桑官斯土者安敢忘所自耶聲承乏名區視事之先一日卽欲遵制齋宿不意廟貌無聞祀事不設闕典旣

久因循莫舉卽此可以知各務之廢弛矣於心
戚焉奈邑當衝繁之地遭變逆之後瘡痍未起
哀鴻遠翔案牘蒙塵撫催不暇三年於茲民困
少舒衆廢少舉遂爲擇地鳩工而太學生葉縝
耆民方茂林同以縣署之左基址助請臨溪面
上俯漣漪而仰葱鬱神實憑之因而殫厥心力
間及勸輸甫一載而祠宇告成皆出神之孚佑
遂得上合典制下順輿情嗣此雨暘寒燠天心
允協乎人心丹雘翬飛終事一如其始事而神

之造福於吾邑者寧有涯涘哉銘曰兩儀網緼
斯民之育結以崇山潤以大瀆神所憑依陰助
司牧唯此南平溝深城矗保障救寧德威孔肅
廟貌聿新典常光復億萬斯年用賽神福

遺集跋

宋 黃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
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
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劒津人一脉相傳又
他邦之所未見晦菴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羅公一人而已又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
傳得其宗受于前而授于後猶水木之有本原
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
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輯之勤益
求其在我者使驗之于心體之于身無一忝焉
是亦先生之所望于後人者也孔顏樂地非難
造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爲君勉可
乎咸淳六年臘月五日建安黃大任謹書

語孟師說跋

宋 陳 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于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一

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猛悟何日臻此故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言者絕少非愿中有志于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旣錄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

並以仲素之所授于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
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庵
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宋石塾

吏部朱公尉尤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
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
宣和六年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塾猥當
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晦父適以事來塾學
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
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踪嘆慕不已先生亦泫然
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塾請
揭之並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
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辯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
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三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宋 羅 革

余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遊摳衣侍席二十餘年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侄婿議論尤得壺奧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教授廳云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四

書文集後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子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子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文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樸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愚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

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予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

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猶不易
此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爲先生者
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睟容矣光風霽月玉色
金聲劍山青青劍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
聞金石絲竹之音也

延平先生書院紀原

明 李天同 左史

延平乃楊羅李朱四先生傳道之邦龜山先生早學於二程先生之門及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豫章先生師事龜山延平先生又學於豫章三先生皆劍人也晦菴先生雖新安人實生尤溪之尉廨又從延平先生學此傳授之源流也嘉定二年陳復齋宓來守是邦遂訪白鹿規式勅書院於南山之下以爲奉祀講學之地禮聘九江蔡念成爲堂長延請洪齋李燔定學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七

規捐俸市田以贍生徒時眞西山帥長沙未上亦來預講四方名士咸會其後□守康重建祠堂於禮殿之側又籍廢寺田以益之初復齋以書院成請於朝乞賜額當軸者格而不行又嘗請記於西山旋復書之記稿已就以勅額未下姑俟之端平改元今大叅鄭姓之赴闕經從首謁祠堂諸生因申前請乃轉達黃守埈爲之露奏至十月命下宣賜延平書院爲額越明年秋淫雨爲沴水突山頽禮殿祠堂一時覆壓所存

者講堂四齋及風雩橋而山勢壁立慮有後患
董守洪謀遷之下其議諸生合辭曰遷之便遂
相與度地於聞猿洞去舊址僅百步地勢平夷
徑深邃枕九峰頰劍潭疊巘清流四面朝揖絕
市井之囂飽泉石之勝眞羣居講習之所禮殿
建於右書院設於左不相瀆也又泮堂以奉先
生講堂前峙四齋對立視昔加闢焉姑敘泮移
之大畧詳列於後李左史大同爲記

與教授公書

宋 李 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唯燕居爽塏頤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尙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貧憊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漸以次陞用至叩至叩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九

侗頓首再拜上

與教授公書

宋 李 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示盛製一覩心晝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卽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唯積傾仰耳秋暑尙熾遠唯卽日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蹟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羣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尙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

外損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爲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恹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厲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科爲交遊慶此外加愛爲禱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與陳默堂書

宋 羅從彥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
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
何難之不易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
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
大抵近正漫錄其書並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
未知以爲然否

誨子姪文

宋 羅從彥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
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
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
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
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
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
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
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二

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
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
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如是夫
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
也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
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
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
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於東壁示子孫尤

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將本以寫於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繡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員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繡爲肝腸

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巖廊

眞德秀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

後蘇東坡打渾示子蘇邁曰願汝出門去毋玷

辱爺娘

羅古人卽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
以勉之况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
曰仁者之言其利溥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
於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之人自知之遠近之
士聞風慕道踵跡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嘗得
其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寶今縷板以廣其傳
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

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風教
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其先
生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書諸紳隆興元年
六月十五日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
敬跋

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宋 李 侗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
望頒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絕無
過從正賴師友之說散胸中瀆瀆耳有吾兄昔
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卽上納也侗
再拜

祭李延平先生文

宋朱熹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唯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元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大空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六

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坵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捭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義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

小生叩角趨拜恭唯先生實共源派閭閻侃侃
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
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
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
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
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
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
旣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推慕熹等久依
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縶絆
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
終天嗚呼哀哉

祭先儒羅從彥墓文

吳宗堯

萬曆元年春正月初七日奉議大夫同知延平府事滇南後學吳宗堯偕南平令鄭用淵率貢生劉文和黃縉諸生朱成濂查應秀楊烈官日和吳謐童環吳會賓楊天衢余履信李士彥童佐邱應登黃朝昇游於東查應春游於廣劉通余應江林有桐朱延獻邱應翰陳用賓童求我陳王道等祇拜于宋儒豫章羅先生之墓曰嘗讀乾九四文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魯論

警學之不足畏乃謂四五十無聞焉竊慨人生宇內修短靡齊自後生而至四五十閱世亦久道尙無聞由其習俗久安師友勿值戒謹恐懼之念微功利詞章之志奪德業日廢遂坐罔生不覺嗟嗟豈非今古學者通患哉絜唯先生清介絕俗聞達不求年四十一時龜山令蕭山徒步往學自痛舊學之非三日汗背幾枉過一生其同遊十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唯先生一人而已後講易至乾九四聞程伊川說好

遂鬻田裹糧至洛請見及歸侍龜山二十餘載
年六十一始就特科授博羅簿住羅浮山靜坐
三年神還造化嗟嗟業吾孔氏困窮之固志道
之勇悔悟之真摳衣之耑澄心之久如先生者
幾人也哉是不爲一方之儒先實百世之師表
也宗堯邊鄙迂士萬里而遙楚粵求師聞道媿
晚心仰先生來自束髮叨式建郡流風幸存乃
辟其後生子弟式瞻墓里追尋遺規求破俗爲
聖人之徒大其宇宙心胸滌其根塵習氣各慎

獨之懋崇德業勿枉此生唯先生其冥翊之謹
告 羅先生嚴毅清苦簞瓢隱居逾耆就官僅
一主簿喪不能還族人羅友判惠特護以還抵
汀值寇旅襯剝中又數年門人李先生侗始歸
葬羅源黃際坑之麓歲久就蕪嘉定六年南劔
州守劉公允濟爲刻志嘉靖丁亥學憲仁和邵
公銳構享堂茲吳先生宗堯覲其碑堂圯剝乃
謀于郡守錢塘林公梓檄呈兵憲江右周公余
命南平丞沈榛督葺經始于上元落成于中春

粵稽先生遯世無悔雖里人亦鮮知之况卒于
官嗣微弱尙覬有司崇重于四百年之後乎唯
無覬于生前故有稱于沒世若先生真可使頑
夫廉而懦夫立志修理事竣有感于斯附書之
以告來者

皇明欽賜祭葬碑文

維

萬歷元年十二月丁未朔越十三日己未

皇帝遣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尙大
致祭原任刑部右侍郎游居敬文

曰唯爾性資雅厚才質通明奮跡賢科儲英藝
苑升華烏府晉秩臬司歷轉雄藩旬宣績著薦
更都憲保釐功多非萋偶構於浮言心跡竟白
於公論再起林壑用佐秋卿引疾乞休遂成淪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一

謝訃音來上卹典宜頒治葬飭工遣官諭祭爾
靈不昧尙克歆承

祭大忠祠文

明 張 程 吉安

唯靈鍾英秉秀作棟皇家取義成仁捐生羯虜
雖鼎遷物改猶眷戀于七尺之孤泊蓬斷楫危
尙徘徊于一壺之渡膏身柴市正氣常存開府
劔州英風各在精忠大節等一死于鴻毛遺韻
流風雖百年其駒隙是宜凡宦其地者尙薦萍
藻之馨而况予鄉之人乎寧無桑梓之感嗚呼
世婉變以容身兮公九死而不顧也世同生沒
于腐草兮公揭日月而鞭雷霆也賢者唯雕俎
于一方兮公隨所經而殷薦也予宦轍支離于
此邦兮公潛孚默相予所不逮也采蘭芳而進
笋兮聊以寄予之丹心也茲情之達于冥漠兮
倘鶴馭而來思也

祭四賢書院文

明 曾 佩

恭惟道在天地孰寄孰傳不有聖賢孰開孰先
統之者心躬履實踐澄默詣極乃探其源口耳
支離愈詳愈忒亦有異學作我茅塞就返我真
相授指訣猗歟龜山載道而南源委脈絡程氏
之統亦授豫章乃獨得宗嚴毅清苦篋瓢高風
能自得師惟公延平深潛體認驗中未發不在
多言靜中主宰啓我文公辭去復來心性隱微
聞益超絕專精致誠退然弗勝涵養本原罷去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三

作文集諸大成發明六經師友一堂淵源有漸
俾我後人正學持循滄洲告虔不忘推本佩生
也晚雖邈有聞亦能無滄洲之念也耶茲於按
延之日拜瞻祠下見木主未具特命有司肅戒
題四賢先生之謚并號以爲神依庶俾後學識
瞻仰焉惟神尙昭格庭止惠我等緝熙永永其
無斃哉

告城隍文

明 劉思問 巡撫

萬曆戊寅夏五月淫雨不止洪水入城巡撫劉
思問命有司具禮躬詣廟爲文以禱卽日雨止
天霽人以爲神貺云

恭惟上帝阜我蒸民明則樹后王大夫文武百
執事以節宣元化幽則授日月風雲雷雨山川
社稷及爾城隍諸司應辰順布罔極備亦罔極
無以虐我民其分責于爾諸神甚悉惟是南劔
實八閩要區比者淫雨連綿溪水泛漲漂山蕩

谷淹沒我田禾衝壞我民居入我崇城溢于廣
衢赤子嗷嗷蚤暮叫號罔克若厥生曰何神之
殲予而罔予恤也予方承上簡命撫奠全閩秉
鉞鼓節于劔溪之陽誠不忍目擊吾民遽罹茲
毒豈將事者之不職罄天和而神降之罰與民
則何辜我心孔亟惟神哀此元元其尙速聞于
上帝亟除靈虐用若時暘俾吾民獲修其畝畝
完其廬舍庶克有瘳乎某敢不夙夜躬率勵文
武僚屬宣鬱德化與神明共庀爾一方生靈也

此厥不聽而曰殃則有歸豈國家所以祀神所以奉天之意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五

祭義塚文

國朝 官志涵 邑人

維

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十有二月望日丙申翰林院檢討記名御史官志涵謹以牲醴庶羞香帛之儀致祭于

新立義塚瘞埋遭水漂流枯骨之靈口嗚呼傷哉汝何辜而適波漲頓使安居之體忽泛爲斷梗而沒於巨浪憶予甲申之歲主講蘭溪友人何蓉林適爲浦江之保障感吾延水東佛院停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六

柩之纍纍願得官爲之埋葬今宦浦江捐其廉俸仗君歸里爲之掩藏詎意予歸而停棺已埋並佛院而俱蕩顧予受託而莫踐抱茲忱而難忘怵今夏之暴流人物隨白波以播盪屍宛轉於建溪豁闌干於河傍觸予懷以慘惻乃圖營爲斯壙非佛院之停柩是私茲積骸其等量汝旣漂流而尙存幸吾收瘞而汝相遭水可痛歸土毋快汝諸骸其無知久冥漠而莫之悲倘其有知應轉鬱而交暢汝宜誌何公之令德遂其

幽棲無爲鬼雄以茹辛永辭苦况歆我卮酒饜
我饋餉清風朗月魂來溪上忽悲骨肉之盡離
或戚殘軀之失喪各安厥命以適去來之儻何
公平和制科浙江名宦號曰蓉林其名子祥爲
汝展告庶慰汝諸骸之瞻仰尙饗

告城隍文

國朝
楊桂森
知南縣雲

曰今有司奉

天子命出宰斯邑凡以爲教養斯民計耳斯民非有

司之民

天子之民也

天以兆民畀之

天子

天子以一邑之民責之邑令民之生死安危飢寒飽

煖寄于有司乎係之有司以市心擾之而民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八

堪命矣今有司自詞省來受

天子恩深且重雖曰一行作吏乎而

天子所以責望有司者良非輕矣夫民可靜不可動

也治民者可公不可私也欲去其私必先於隱

微治之務使一介不取之心時嚴于夙夜而後

一塵不染之概可諒于齊民有司砥礪廉隅之

念自束髮受書時已早定之至備員清華而此

念益加嚴焉其不必求諒於

神而自無不可共信於人蓋已素矣然邑宰職任

用人繁且雜保無有官親朋好家人書役隱賄其間此非有司之罪而皆有司之罪也有司不敢任其罪則凡耳目所不及察時識所難周之處必借

神力爲有司糾察之誅責之且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勵節於始而謹其操於平易之時也易保節於終而艱其守於艱窘之際也難有司雖自信甚深而恐歷久爲艱窘所迫而或易其節也不敢不以誓日危懼之詞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九

神報以悚惕之自今指誓以後敢有一念游移或踰久而變其操或陞調他方而易其節者吾神定以今日之言誅有司有司不敢辭也淡如鶴俸旣冰况之久安志學雞廉自霜貞之不改雖篷山頓別已難希報

國之文章而竹節可安尙幸守承家之清白謹將酒醴用達精誠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尙饗

祈雨文

楊桂森

大清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季夏月辛未朔越祭
日丙申南平縣知縣楊桂森謹以香楮之儀致
祭於

行雨龍王有感之神位前曰蓋

天之仁愛斯民甚於父母之愛子

天不忍斯民之受饑饉甚於父母不忍其子之受飢
饉解雨需雲

天固無時或吝焉而亢旱究不能免者則責在人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

而已陰陽之不和上下之氣不交也和甘之未
應官民之情未聯也有司自卯月蒞任於今四
月餘矣膏霖未充田禾日槁意者惠不孚歟用
不節歟獄囚怨深而刑罰失當歟有司自知清
在一己無益百姓內滋愧焉然

神明爲有司無善政而害及合邑之數萬生靈其
無乃非仁愛斯民之意乎宰官有罪謹省過而
焚香蒼赤何辜願及時而沛澤遲一日雨則遍
枯百萬頃之田早一日雨則能生億兆民之命

請聽四鄉槌鼓難堪吁救之聲願教卽口宜雷
普潤滂沱之澤寧嚴譴於司牧毋困敝我蒼生
永息乖風廣霑利濟尙期油然而作人共感
龍之爲靈若使置若罔聞我亦怨

神之不德臨祝無任惶悚之至謹奉牒以
聞